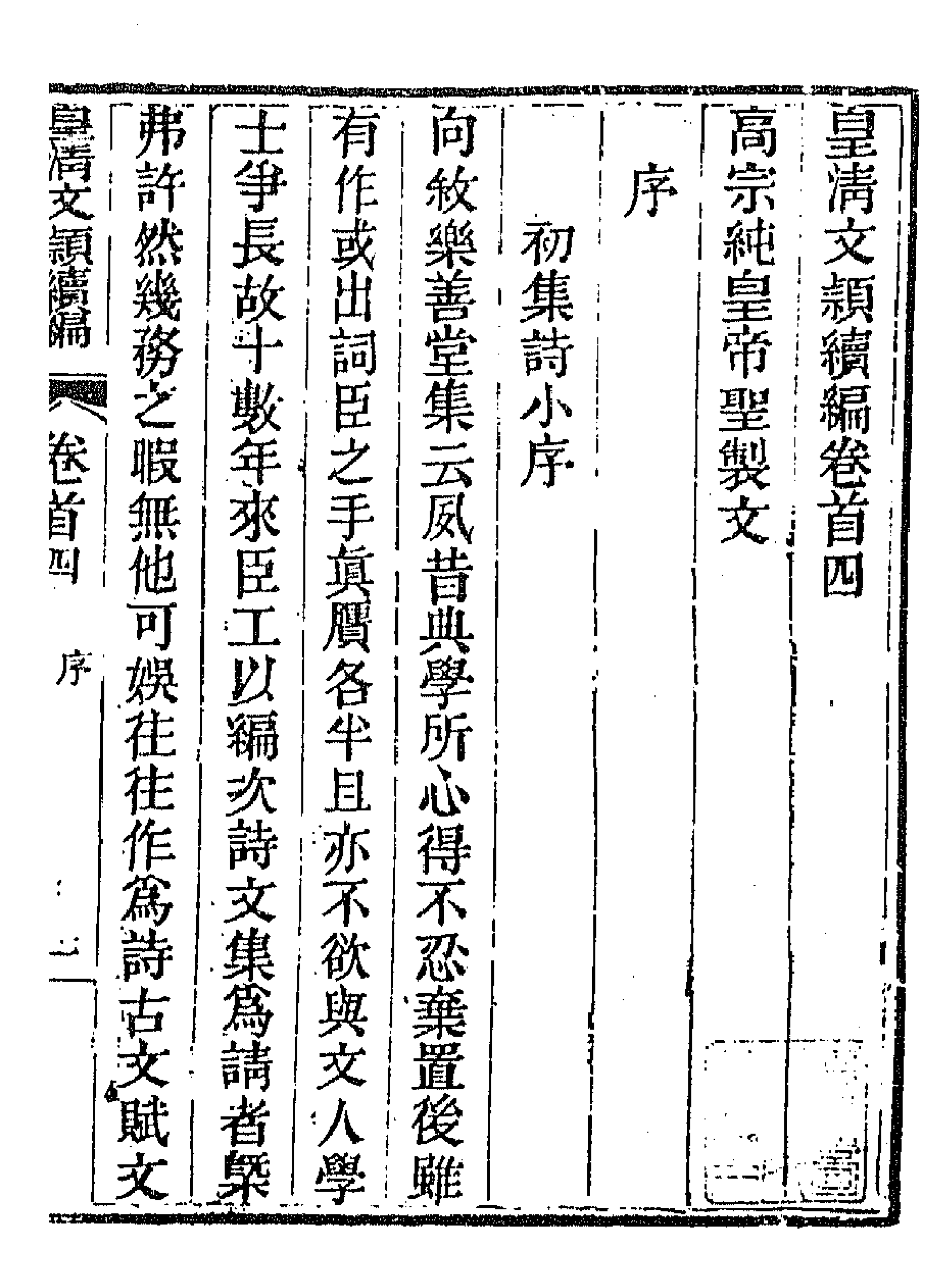
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四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序

初集詩小序

向敘樂善堂集云夙昔典學所心得不忍棄置後雖有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故十數年來臣工以編次詩文集爲請者槩弗許然幾務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爲詩古文賦文

賦不數十篇詩則托興寄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
事之宜稼朝將祀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
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槩積至今以數千百
首計矣而較晴量雨憫農疾苦之作爲多觀其詩可
以知憂勞而驗今昔使閱歲踰時或致殘缺失次其
不忍棄置較先爲甚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畧加
編定都爲四十四卷古今體計四千一百五十首有
奇命翰林中字畫端楷者分卷抄錄裝爲一集不付

剞劂猶初志也時乾隆巳巳夏六月望日

重刻通志序

宋鄭樵氏以閎通之學思欲極古今之變會通於一仿歷代史例釆正史及百家雜錄爲紀傳爲譜爲畧所撰二十畧者包羅天人錯綜政典該括名物上下數千年首尾相屬則功亦良勤矣觀其詆訶司馬遷班固之失高自稱許謂足以盡學者之能事豈不卓然雄視著作之林而後人復歷舉其踈漏如馬端臨通考之所譏者則亦不能爲之諱也夫博物洽聞之

士殫畢生之精力從容几研囊括貫弗勒爲成書宜其援据精而條理密顧紀事纂言尚不免於紕繆若此豈非所謂多而不能無失者歟而況設局分曹成於衆手動淹歲序舉後忘前亥豕魯魚觸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懼也乎甚矣夫著述之難也好古者類矜三通旣重刻通典通考工竣爰出內府通志善本校而付之剞劂以廣考索之助而序之如此

叶韻彙輯序

叶韻非古也而卽古也有今韻而後有叶韻叶韻者以古韻而協之於今故曰非古然以今視之則用叶以合異以古視之則非叶而本同故曰卽古朕幼習易詩諸經考其音多與今韻不合長而汎覽百家其用韻亦往往異於今讀葢韻書之行權輿江左至唐以聲律取士部分較嚴而今所循用則出於宋元人之分併宜其與古不相契也三代而上言律呂言諧

聲言書名其於音韻嘗必審淸濁別脣齒喉舌有一定之部分勒之簡策與律度量衡象魏之法同爲當世所遵守而惜其世遠而不傳也好古之士欲忖而求之其道無由宋吳棫本易詩史漢諸書爲韻補子朱子嘗取以釋毛詩楚詞明楊愼廣之爲古音號稱淵博及證之羣籍其疏畧不備者則已多矣因於幾暇指授儒臣博考經史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韻舉而列之疏其所出次於今韻之後臨文索

句就考焉可以愜見聞可以益思致獨是四庫之編
浩如煙海學士畢生不能窮其讀區區掇拾而覼縷
之何異稽躔次而溯有虞氏之敬授汎江淮河漢而
追禹功之疏鑿其可指而數者幾何然方之嘗鼎之
一臠則未始非汲古之助云爾爰授之梓而行之

御選唐宋詩醇序

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詩無稱焉者宋之文足可以匹唐而詩則實不足以匹唐也既不足以匹而必為是選者則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可無詩醇且以見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風雅之正則也文醇之選就向日書窗校閱所未畢付張照所足成者茲詩醇之選則以二代風華此六家為最時於幾暇偶一涉獵而去取評品皆出於梁詩正等數儒臣之手

夫詩與文豈異道哉昌黎有言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皆宜然五三六經之所傳其以言訓後世
者不以文而以詩豈不以文尚有鋪張揚厲之迹而
詩則優游饜飫入人者深是則有文醇尤不可無詩
醇也六家品格與時會所遭各見於本集小序是編
彙成梁詩正等請示其梗槩故爲之總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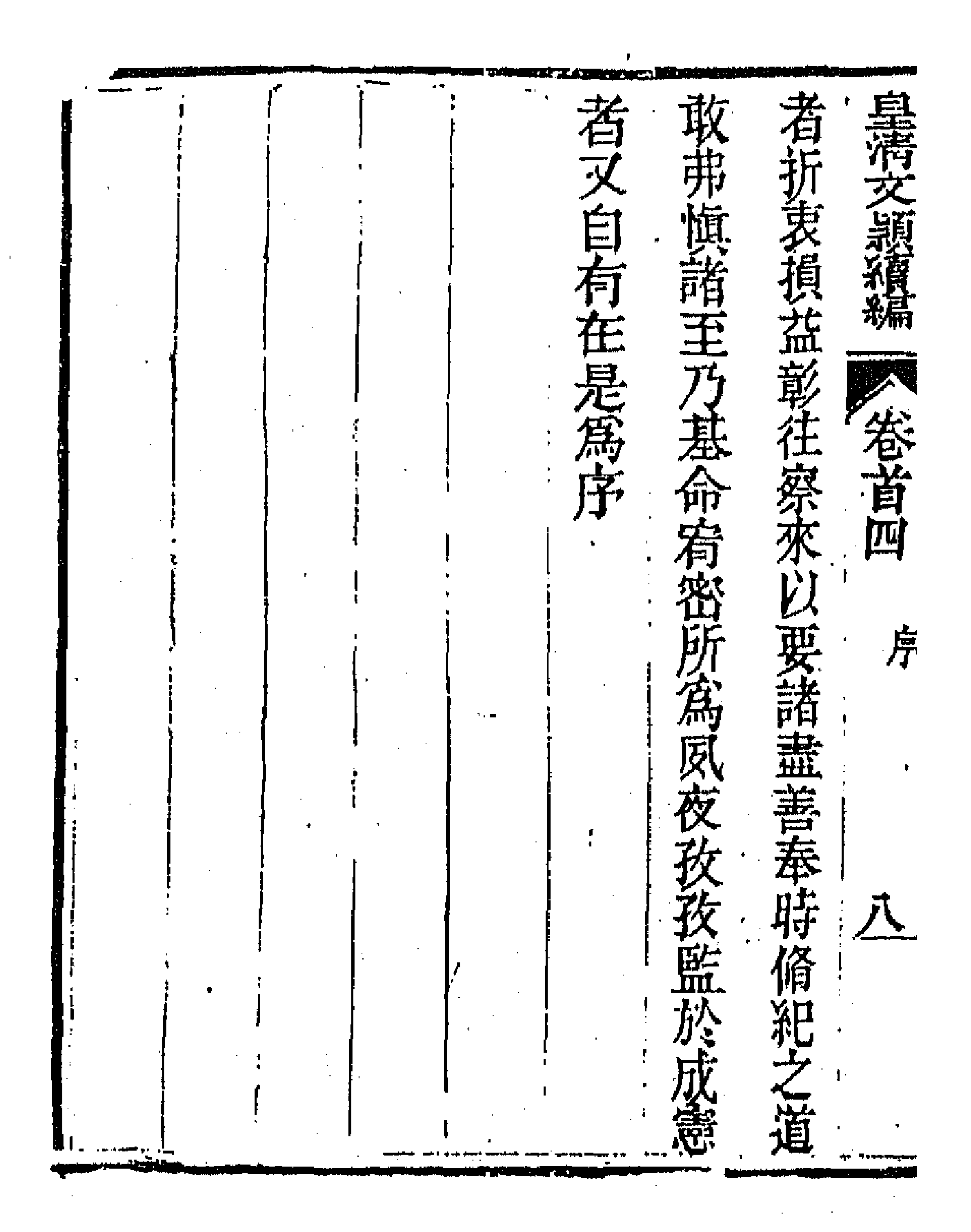
儀象考成序

上古占天之事詳於虞典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渾天諸儀所爲權輿也歷代以來遞推迭究益就精密所傳六合三辰四遊儀之制本朝初年猶用之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奉若天道研極理數嘗用監臣南懷仁言改造六儀輯靈臺儀象志所司奉以測驗其用法簡當如定周天度數爲三百六十周日刻數爲

九十有六分黃赤道以備儀制減地平環以清儀象
創制精密尤有非前代所及者顧星辰循黃道行每
七十年差一度黃赤二道之相距亦數十年差一分
所當隨時釐訂以期脗合而六儀之改創也占候雖
精體制究未協於古赤道一儀又無遊環以應合天
度志載星象亦間有漏畧躔次者我
皇祖精明步天定時之道使用六儀度至今必早有
以隨時更正矣予小子法

祖敬
天雖切於哀而推測協紀之方實未夙習茲因監臣
之請按六儀新法參渾儀舊式製爲璣衡撫辰儀繪
圖著說以裨測候并考天官家諸星紀數之闕者補
之序之紊者正之勒爲一書名曰儀象考成縱予斯
之未信期允當之可循由是儀器正天象著而推算
之法大備夫制器尚象以前民用莫不當求其至精
至密矧其爲授時所本熙績所關尤不容有杪忽差



者折衷損益彰往察來以要諸盡善奉時脩紀之道敢弗愼諸至乃基命宥密所爲夙夜孜孜監於成憲者又自有在是爲序

印譜序

國家膺圖御寓
神聖代興赫濯撻伐光啓
鴻業時則有推轂命將之典及功成奏凱還上元戎
佩印載在冊府藏之史宬蓋法物留貽不啻如曩籍
所稱玉節牙璋尚方齋斧者比乾隆十七年釐考國
書篆字成因詳加酌定交泰殿所遵奉
世傳御寶仍依本文不敢更易其常行誥敕所鈐用

以及部院司寺以下外而督撫提鎭以下咸攺鑄篆文以崇典章昭法守而大將軍經畧及諸將軍之印或存舊或兼篆一依交泰殿諸寶之例各以時代爲次茲西陲武功將竣爰譜圖系說如左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信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披斯譜也必將曰是印也是我朝某年殄某寇定某地所用也又將曰是印也鑄自某年某官既奉以集事傳至某年某

官復奉以策勳者也想見一時受成
廟算元老壯猷豐紐重臺焜燿耳目繼自今覲揚
光烈思所以宏此遠謨所我億萬世丕丕基將於是
乎在以視銘績鼎鐘而圖形臺閣者不尤深切著明
也歟然則觀於寶譜而一人守器之重可知觀於印
譜而羣才翊運之殷又可知詩曰王之藎臣無念爾
祖記曰君子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一再披閱其何
能置大風猛士之懷哉猥擴藏事並命守者什襲尊

藏爲部凡四一

皇史宬一大內一內閣一盛京也

春秋直解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卽游夏不能贊一辭蓋辭不得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矧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削以正褒貶不過據事直書而義自為比屬其辭本非得已贊且奚為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而起廢疾儼然操入室

之支者下此齦齦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為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傳會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彙纂一書鎔範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紹

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竣事命在館諸臣條系是經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歧

以翼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論深有取焉夫儒者撰云五經如法律春秋如斷例故啖助趙匡陸淳輩悉取經文書法纂而爲例一一引繩切墨以求之動如鑿枘之不相入譬諸叔孫通蕭何增置傍章已後例轉多而律轉晦蓋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爲然哉

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

皇朝禮器圖式序

五禮五器之文始著虞書若璣衡若作繪絺繡若笙鏞柷敔粲乎具列迨成周考工記乃詳載廣圜尺度與夫方色鈞鋝圜匡縝疏侈弇之差說者謂器之有圖實權輿是漢儒言禮圖者首推鄭康成自阮諶梁正夏侯伏明聶均莫之逮宋聶崇義彙輯禮圖而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復踵而穿穴之其書幾汗牛充棟然嘗念前之作者本精意以制器則器傳後之述

者執器而不求精意則器敝要其歸不出臆說傅會二者而已我朝

聖聖相承法物脩明折衷大備維是敬

天尊

祖頒朝誥戒之典弗懈益虔第所司展事具儀間沿

前代舊式方名象數時有未協爰諏禮官自

郊壇祭器及鹵簿儀仗輦輅以次釐正至冠服以彰

物采樂器以備聲容宜準夔章允符定則而觀象臺

儀器自
皇祖親定閣數紀於今度次不免歲差又武備器什
有舊會典未經臚載者皆是範是程進御審定於以
崇飭
祀饗朝會軍旅諸大政顧弗薈萃成帙慮無以垂光
策府於是按器譜圖系說左方區爲八部用付剞劂
俾永其傳夫籩豆簠簋所以事
神明也前代以盌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至於衣冠

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朕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世再世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為志者必不惑於流言於以綿國祚承

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是為

序

大清通禮序

伊古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莫善乎禮顧其爲用往往詳於朝廟畧於鄉閭及考儀禮十七篇所紀獨多士禮自后蒼有推而達之之說儒者奉爲本經其等差節度互見於周官戴記然特有牴牾朱子嘗建議請脩通解而未旣厥業信乎完書之難而行典禮觀會通章志貞教經世者所宜重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會典蓋經禮之遺矩而通禮亦曲禮之濫觴朕臨御

之初勅儒臣蒐訂前聞折中令用準時會之宜衡質
文之紀釐爲全帙用諮方來越歲己卯排纂裁就寧
詎謂副在有司執以莅事而已哉蓋嘗深維大順大
同之化初不越納身軌物與天下共之焉耳三代以
下漢稱近古觀叔孫通之朝儀公玉帶之明堂不過
椎輪猶具後此如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元通禮
明集禮取足徵一朝掌故迨承用日久俗尚駸尋精
意遠而倣効隨之既苟簡慢易而無以稱其情甚且

攺錯偭規敢於修汸而冒其上故禮之通也於是乎
炲難六經之士雖欲闡教正俗然居下不獲若考亭
家禮涑水書儀黨塾間以爲兎園陳策其事不關功
令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尤難是編也約而賅詳而不
縟圭臬羣經羽翼會典使家誦而戸習之於以達之
人倫日用之間興孝悌而正風俗則朕淑世牖民之
意或在斯乎或在斯乎因禮官之請爰爲序以諗其
端

皇輿西域圖志序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設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奚啻粤問而燕答則

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茲者叨
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噶爾回部之人皆
在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蕃語又甚便且易我詳
臣馳驅往來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
司校勘而正其訛傳其真較僕婢耕織之問爲尤詳
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棐爲
之改正是西域圖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
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錄間亦涉及諸史以存述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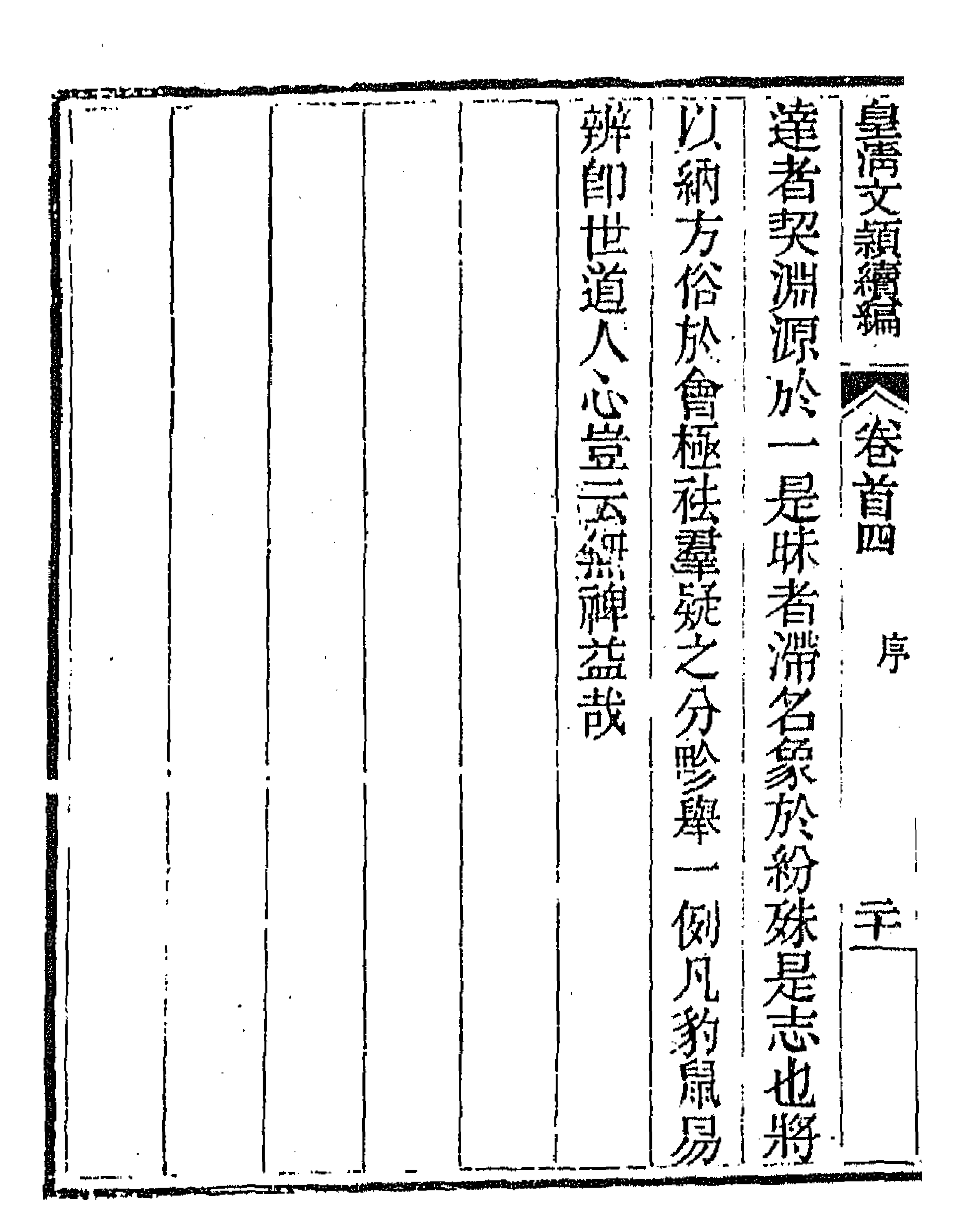
總計分部二十分卷五十有二繪圖系說蔚爲完書
若夫闢地蕆功文臣或有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
牧計久長圖所以示
乾既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凜予安得有功成無
事之說哉

西域同文志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遁音書皆備韻微特支那咒語奧可探而且寰寓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畧之書然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踳駮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

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
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準語
或為回語於是兀格崒自之言不須譯鞮象寄而凡
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
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
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
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
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盡其名耳實無不同

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爲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爲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爲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爲天而敬之回人以爲阿思滿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



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
以納方俗於會極袪羣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易
辨卽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大淸會典序

自
郊廟朝廷放之千百國徼荒服屬之倫而莫之偕自
創業守文繩之億萬葉矩矱訓行之久而勿之渝非
會典奚由哉顧維
聖作
明述政府粲陳其閒有因者卽不能無損與益而要
之悉損益以善厥因則方策所麗乃一成不易之書

非閱世遞輯之書也國家膺大寶命
列聖肇興禮樂明備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
始勑釐定會典則以時當大業甫成實承肩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之統緒不可以無述而述固兼作矣
皇考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申諭閣臣敬奉

成編攷衷條系則以昇洽重熙更兼

皇祖景祚延洪化成久道不可以無述而述且未遑

言作矣暨朕寅紹

丕基祇祇翼翼壹惟法

祖宗之法心

祖宗之心發冊披圖罔或佰愉尺寸會西陲大功告

蕆幸續成

祖宗欲竟之
志事而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覲饗貢賦錢幣
諸大政於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隸且我
皇考勵精圖治十三年之間立綱陳紀復不可無紀
以垂永世爰諮館局次第具草乙夜手披是正而諗
之曰續者發凡排纂率用原議舊儀連篇並載是典
與例無辨也夫例可通典不可變今將援典而傅例
後或摭例以殺典其可乎於是區會典則例各爲之

部而輔以行諸臣皆謂若網在綱咸正無缺而朕弗
敢專也蓋此日所輯之會典猶是我
皇祖
皇考所輯之會典而俛焉從事於茲者豈真義取述
而不作云爾哉良以抱不得不述之深衷更推明不
容輕述之微指稽典者當瞭然知宰世馭物所由來
無自疑每朝迭脩爲故事耳若夫治法心法表裏兼
賅精之而貫徹天人擴之而範圍今古如往牒所稱

惟雎麟足以行官禮者是又數典之原嘉會之本也

朕其敢不懋諸敢不與子孫臣民交勗諸

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爲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爲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

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繹旨著論百餘篇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

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音釋辨疑考正紛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與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

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壇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爲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覩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爲君者卽所以教萬世之爲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之二云

平定準噶爾方畧序

平定準噶爾方畧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敘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畧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惑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勲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爲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幸不可以屢徼志

不可以少倦夫用兵中國自古爲難而況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昕斯宵斯劼劬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僞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爲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惡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攖鋒鏑者不爲少矣故此書之輯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爲也既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

興焉此亦一再徼幸矣而猶不自知足欲屢試我鋭
而別有圖是志倖也志倖者不祥故近日撤征緬之
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
盈虚消息之理捷若響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迴
思而若有驚亦且示圖而懷有戒也

增訂清文鑑序

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方隨時代爲變易將欲覩其會通惟音義兩端爲之樞筦獨是施之於繙譯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字之强索其義而逾舛嚮評通鑑輯覽糾前史譯本失眞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序諸作復連類而引伸之玆增訂清文鑑告竣並爲罄厥指以詔來者夫字之不得其音者如明安之爲猛安穆昆之爲

諜克猶云對字未叶耳甚者乃因字法以寓褒譏如金史書烏珠爲兀朮貝勒爲勃極烈或爲孛堇者是也且同一蒙古人名於膺世爵者則書羅卜藏於隸讞牘者則書羅卜贓沿流至今未改不禁誕乎至以字文强索其義者如蒙古語鄂博特堆砌之統詞而曲說者以鄂爲嵯峨之峩博爲軷祭之軷自詡語出經傳究之求其義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不愈盭乎葢對音本無義也即如國語稱天曰阿卜喀蒙古

語則曰騰格里西番語則曰那木喀回語則曰阿思
滿以漢語求之皆無義之可索且以漢文天字設用
國書合音則字當云梯煙夫梯煙豈有義乎豈梯必
梯磴之梯而煙必煙霄之煙乎穿鑿者又將謬解為
梯煙而上為天之義可乎蓋嘗推而論之前代之主
其不暇兼治漢文者既一任夫承譌襲謬而莫之正
而兼治漢文者乃轉為漢文所牽掣而不克博訂方
言之異精研聲律之元譬諸以水濟水誰能食之非

虛語也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
神靈天亶制度考文於
列祖掫垂國書廣大精微貫串賅洽
御定清文鑑全函折衷大備惟當時編纂諸臣依國
語分類排纂未列三合切音漢字注中間採經傳成
語以佐訓詁日久易啟傅會穿鑿之習朕志切紹
聞指授館臣詳加推覈每門首著國語旁附漢字對

音或一字或二合或三合切音俾等量者不爽苗髮而字之滑於不得其音者尠矣詮釋具以日用常言期人共曉其俗解摭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爲文者悉汰之而字之汨於強索其義者抑又尠矣綜計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鳥獸花果等有裨參考者別爲補編系之卷末庶幾嘉與我子孫臣民可以同文可以傳世而行遠是爲序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

向既增訂清文鑑序而行之與夫穿鑿字法謬寓褒譏曲解方言傅會漢語一切務奇求勝亦既辨之詳矣茲三合切音清文鑑書成司事者以序爲請夫既有前序則此可以不必更爲然前書祇載國語漢語而未及蒙古此書乃並載蒙古語所爲異於前書者是不可以不闡其義我國家自

太祖

太宗以來近邊諸蒙古部落久爲世臣而至今則喀爾喀青海及準噶爾之四衞拉特前後歸順盡無一蒙古之非我臣矣諸部語言音韻剛柔雖畧殊而大段則一即國語雖與蒙古語異而亦有一二相同者朕即位初以爲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既可以爲餘暇之消遣復足以聯中外之性情因

悟天下之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無不戴天而履地無不是是而非非無不尊君上而孝父母無不賢賢人而惡小人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非人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終於自汚其面哉故向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纂西域同文志壹是義也雖然予以爲亦無足深怪作金元史者之謭文何則彼一類之人尚有越人視秦人肥瘠之言而況非其類者乎又況彼實不解其語言音義乎則又

安能保千秋萬世後不解此書者之不又將如作金
元國史者之其人乎前書之序並命載於後庶幾並
觀以互相發明也

平定兩金川方畧序

前平定金川實祗受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則併促浸儹拉兩處剷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畧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惠不讀後方畧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偝恩辜望屢赦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矣茲方畧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贅言不從其請是闕體以書之有弁詞蕆體例也夫示

之義方之謂方定之智畧之謂畧有方無畧失之執
有畧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
之義而參地畧有包之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
動卽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邪懈公而無
私泰而不驕勤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
急應而機宜合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遙忘憂
不可掣肘蓋不可是必注精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
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畧豈易言而成方畧

更難覩也今幸覩方畧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為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夷者或庶幾乎

避暑山莊後序

我
皇祖於辛卯年成此避暑山莊三十六景繪圖賦什
爲序以行之而予適生於是年此中因緣不可思議
即位後於辛酉年始爲巡狩之舉至山莊徘徊思慕
因敬依
元韻以誌景仰甲戌年又增賦三十六景葢以
皇祖昔曾題額而未經入圖及余遊覽所至隨時題

額補定者總弗出
皇祖舊定之範圍故永恬居之詩曰已是洞天傳玉
簡得教福地續瑯書永恬居即
皇祖御書也
御序至矣盡矣茲後序何爲而作蓋予之生年既同
山莊而予之侍
皇祖適以壬寅而今歲又恰當壬寅六十餘年蘊於
深衷者不可以不明白宣示以自戒已者戒我後人

耳夫居此山莊曰凜敬
天法
祖勤政惠民柔遠寧邇諸大端見之詩文者不知凡
幾何尚有未宣之深衷乎無而謂有是欺已有而弗
宣是欺人我
皇祖建此山莊所以詰戎綏遐崇樸愛物之義見於
御製序中意深遠也是以
皇考十三年之間雖未舉行此典常

面諭曰子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後世子孫當遵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家法煌煌聖訓予與和親王及爾時軍機大臣實共聞之而今皆無其人矣予如不言後更無知皇考聖意者又數年來曰涉成趣於向所定景外不無建置如創得齋戒得堂之類不下二十處既見之

昨歲知過之論矣而予之意猶有未盡者亦不可不宣示後人也蓋漢唐以來離宮別苑何代無之然不過費人財逞己欲其甚者乃至破國亡家是可戒無足法也若今之山莊乃在關塞之外義重習武不重崇文而今則升府立學駸駸乎崇文矣然杜甫所云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余常駮之以爲各有其地其職也設衆人遂以此爲美亦美中之不足矣文扈蹕之衆歷數月于役采薇出車古人所以恤下

此亦不可不念俾人知其所繫者大且時加惠賜焉則勞而不怨若圖已樂而忘人哲亦非仁人之所爲也若夫崇山峻嶺水態林姿鶴鹿之遊鳶魚之樂加之嚴齋溪閣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塵世之懷較之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無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則予之所爲㯻蘇山莊者是陷穽而予爲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終不可

不言故書之既以自戒仍敬告我後人若後人而忘予此言則與國休戚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設諫而不從或且罪之者則是

天不佑我國家朕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開國方畧序

粵昔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斯誠大聖人昭德垂裕萬世之訓而非漫爲謙辭也蓋世之治亂猶日月之盈晦四時之周序治極必亂亂極亦必返治此守器者所宜保泰而嬗代循環所由有開刱也湯之後爲武王其於處桀紂則武已不如湯矣三代以下武之不如其餘又何足屈指數故以開刱論之實不如有元之與我大清也夫

中國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興
於北漠我大清興於東海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
官號耶究不過羈縻名繫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
其臣子也況乎載不共之讐乘自壞之勢撫定中原
建基立極以武王于湯有光擬之則實於漢明有光
而唐宋在所弗論矣故茲開國方畧之著不重於繼
明定中原而重於自俄朶里以至赫圖阿拉因十三
甲篳路藍縷得盛京而定王業若夫興王之始長白

朱果蓋猶簡狄元鳥姜嫄履跡
天生
聖人治四海必有祥符與衆不同而要在於
聖人之奮智勇受艱辛有以冠人世咎
天命夫豈易哉予小子受
祖宗之業每於讀
實錄觀我
太祖開國之始躬干戈冒鋒刃有不忍觀不忍言而

落淚者繼思不忍觀不忍言之心為姑息之仁其罪
小觀至此而不念
祖宗之艱難不勤思政治以祈
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故令諸臣直書其事以示
後世即明臣之紀本朝事蹟如黃道周之博物典彙
之類不妨節取以示證信實然予此為非啻自勵而
已也欲我萬世子孫皆如予之觀此書之志其弗動
心落淚深思永念以敬

天命守
祖基兢兢業業懼循環治亂之幾則亦非子之子孫
而已矣此開國方畧之書所以作也嗚呼可不敬哉
可不慎哉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

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
天貺以成其功武成九次無論矣卽如四庫全書及
以國書譯漢藏經皆始於予六旬之後旣而悔之以
爲舉事已晚恐難覩其成越十餘載四庫全書則早
蔵事裝潢畢以貯之閣而所譯漢藏兹亦將告畢就
此非
天恩垂佑俾予雖老而善成此二事乎近因閱石鼓

文惜其歲久漫漶所存不及半夫以國學興賢逝古之爲使千萬年之後並此僅存者胥歸無何有之鄉有治世之責者視之而弗救予且不成爲讀書之人矣斯事體大千古讀書人所不能任亦從無道及者予故不作不文及此未至耄耋智昏爰藏此事蓋石鼓之爲宣王時作與夫宣置國學爲萬世讀書者之津逮自以韓昌黎之見爲正車攻吉日之章班班可考也夫昌黎有其見而無其力且未思及存其詩則

予較呂黎爲勝矣玆用韋翰苑之例親定首章截其
長以補後數章之短即用文中字並成末章自第二
至第九命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非因難以見巧
實述古以傳今於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井井有條
而不紊矣舊鼓舊文爲千古重器不可輕動但置木
柵蔽其風雨以永萬世而新爲十鼓以刻十章並列
國學以公天下惠後儒則仍周宣之文也熱河
文廟爲歲歲惠遠詰武之地則亦命置之以詔來世

庶乎宣王中興之烈不泯
宣聖牖世之道恒昭而予及耄耋之年尚得蕆此崇
文之舉孰非會之華時之合深蒙
昊貺之所致哉希周家卜世之久四皇清重道之規
後世子孫尚慎念之是為序

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

前歲集石鼓文而爲之序有曰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天貺以成其功信弗爽也石鼓不過周宣王之事刻於文廟之門以寓興文尚侯其時其會若夫十三經則古聖先賢出諸口以傳道授教其重於石鼓文奚啻倍蓰哉則今之石刻十三經是矣蓋此經爲蔣衡手

書獻於乾隆庚申者其間不無少舛譌爰命內翰詳覈以束之懋勤殿之高閣至於今五十有餘年亦既忘之矣昨歲命續集石渠寶笈之書司事者以此經請乃憬然而悟曰有是哉是豈可與尋常墨蹟相提並論以爲幾暇遺玩之具哉是宜刊之石版列於辟雍以爲千秋萬世崇文重道之規夫經者常也道也常故不變道則恒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仲舒之言實已涉其藩矣蓋石經之昉自炎劉一字曹魏三字乾

不可攷李唐北南宋雖曾有刻或乖或不全茲則出一人之手經諸臣之目視歷代爲加詳矣予自六齡入學堂讀易書詩三經所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二典三謨爲王道始正變風雅不知無以言及長而涉獵三禮覺與三經爲有間去聲祧祚麟經愼正統偏安之必公孜孜饜飫耄耋弗衰雖自愧學之未成迺今刻諸石列諸辟雍應時舉事以繼往聖開來世爲承學士之標準豈非厚幸也歟蔣衡一生苦學之勤亦

因是酬矣若夫歷代注疏入主出奴紛如聚訟既冗

且繁衡詆書諸經正文餘槩從删是也或以爲不覩

注疏何以解經予則以爲以注疏解經不若以經解

經之爲愈也學者潛心會理因文見道以六經參互

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奥者是在勤與明而已且

予重刻木版之十三經注疏頒布世間者不少也舉

辟雍以五十年勒石經又越六載凡所以待其時而

逢其會八十老人復得成斯大功者何莫非賴

昊天之鴻貺乎昔著知過論以爲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斯之謂矣葢凡物有其成必有其壞所謂石鼓石經者皆是也然向不云乎經者常也道也天不變道亦不變依聖人之門墻示萬世之楷則孰謂滄桑幻化能移我

夫子不朽之道也哉是爲序